郑子瑜又一新著 《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问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郑子瑜教授,于60年代初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研究修辞学,大学当局特地开了“修辞学特殊讲座”,聘请郑子瑜为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修辞学”。听讲者限于该校文学院及教育学院的教授,计有实藤惠秀教授、大矢根文次郎教授、提留吉教授、阵内宜男教授、原田正己教授、松浦友久教授等六人,皆系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及语言学者(据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的《自序》所载)。

1964年,由全日本各大学中国语学科教授及讲师组成的“中国语学研究会”,邀请郑子瑜主讲《中国修辞学的变迁》。这篇讲辞长达数万言,于1965年由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出版,列为研究所丛书第一种,可以说是第一本中国修辞学简史。其后郑子瑜陆续撰写的修辞学专著,计有:《中国修辞学史稿》(1984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郑子瑜修辞学论文集》(1987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郑子瑜近复撰著《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一书,系自清人沈德潜所编纂的《唐宋八大家古文》(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中选出151篇,逐篇指出其修辞偶疏之处。郑氏在该书序文里说:“沈氏所纂八大家文,计精选韩愈文94篇,其修辞偶疏者27篇;精选柳宗元文49篇,其修辞偶疏者10篇;精选欧阳修文64篇,其修辞偶疏者33篇;精选苏洵文33篇,其修辞偶疏者18篇;精选苏轼文75篇,其修辞偶疏者24篇;精选苏辙文22篇,其修辞偶疏者14篇;精选曾巩文20篇,其修辞偶疏者11篇;精选王安石文23篇,其修辞偶疏者14篇。”并试议修订,很能启发人们思考,足为深入理解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等唐宋八大家古文之一助。

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至为显赫,其作品影响也极深远,可是他们的作品在修辞上也有偶疏之处。如韩愈《原道》篇有这样的句子:“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郑氏试议修订说:“骤视之,似云孔子死后,于秦时始被火化(火化其尸),但作者本意,实指孔子死后,其所授所著之《尚书》、《论语》,悉火于秦(按其后来鲁恭王——武帝时人——坏孔子故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论语》,是其书实未燔毁),故‘火于秦’之上,应加‘其书’二字,于义乃安。”又韩愈《与孟东野书》全文只有三百字左右,但经郑氏指出其修辞偶疏的竟有14处之多。例如韩愈原文:“各以事业,不可合并,其于人人,非足下之为见,而日与之处,足下知吾心乐否耶?”郑氏指出:“‘不可合并’宜改为‘不得相聚’或‘不得相处’;‘合并’二字已欠妥,‘不可’尤觉用辞失当,盖睽违实出于不得已,而相处并无‘不可’之规定也。‘非足下之为见’,不知所云,应改‘非如足下之相知也’。‘而日与之处’,或本‘而’下有‘又’字,是。”可见修辞偶疏,虽名家也不能免。

郑子瑜在本书的序文里说:“原沈氏所选八大家古文,尚不及诸家文集所载者四得其一,脱得暇晷,窥其全貌,则疏略之辞,或当数倍于本书之所举者。惟冀读者诸君,能举一隅而三隅反,于读八大家之余篇,如遇修辞偶疏之处,知所为之辩正,此著者之本意也。”然而著者却又谦称:“本书所举八大家古文修辞之偶疏并试作修订之议,是否有当,仍望高明读者提正。”

唐宋八大家古文的病辞原来有这么多,但是数十年来各书局或出版社编印的大中学语文课本,选用八大家名家的古文可是不少,编者都不曾改动其中的字句;即使是国学大师和朴学名家引述韩、柳之文,也都照抄,不曾指出其修辞的缺失。此皆由于八大家的文名所惑。所以郑氏在本书序文的“附记”中说:“著者冀今后如有重刊唐宋八大家古文或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选与夫个别作家之选集、全集,或于大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入本书所举修辞偶疏之文者,请择其认为所议可取之处,加以修订,并注明出处,是所至幸。”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为出版本书作了“出版说明”:“为繁荣学术研究、弘扬祖国文化,特将此书奉献给读者。但需要指出的是:考究修辞之得失只是就文论文,至于唐宋八大家古文思想内容的进步方面与局限方面,希望读者另作鉴别。”这样的说法是实事求是的。